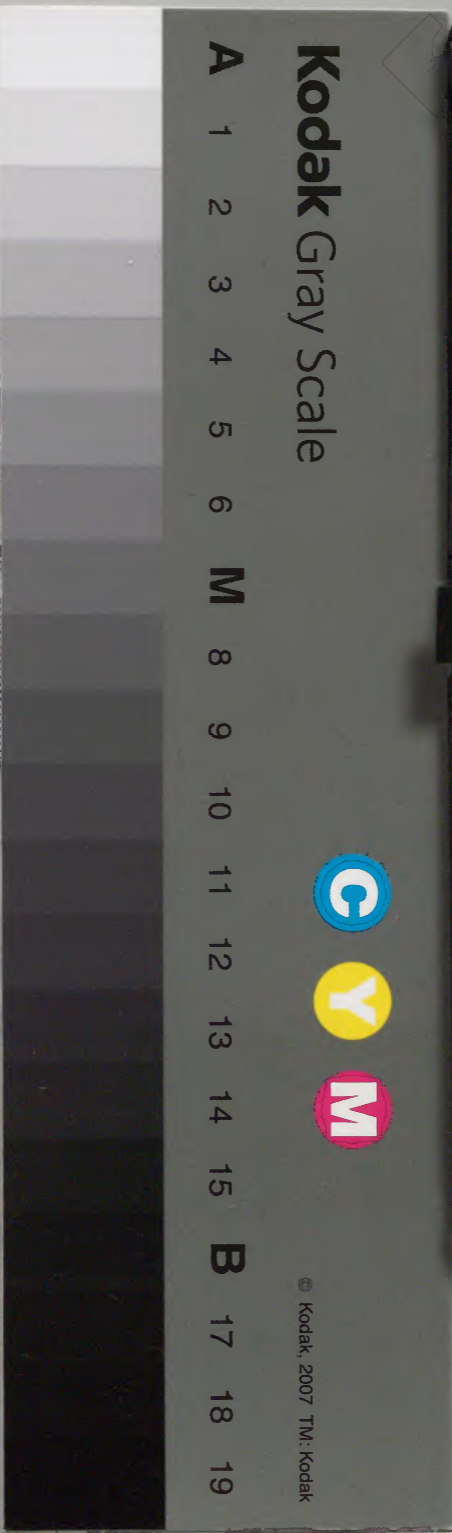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一	四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五	九	漢
函	九	六	書
三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602
冊數	54 (35)
函號	281 6

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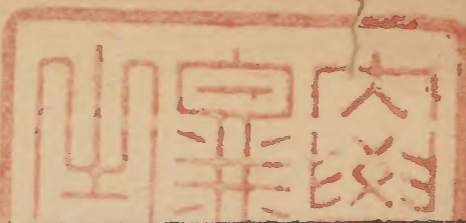
劉吳常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唐書一百三十二

淺草 又宋庫

奉

敕撰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安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唐列傳五十七

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
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
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
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
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
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
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
私著述驛名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常巨源紀處
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
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

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
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
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
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
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
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
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
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
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
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
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
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
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
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
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
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

范逵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
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慄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
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
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躡曾孫居巢
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
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
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
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
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
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

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
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
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
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鞮而銜跣
而鞍非唯不師子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
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
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
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
請一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

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
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
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
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
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
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鍊彙秩
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

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上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開元二年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日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史因得為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間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

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
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鄆厨驛
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
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
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轉政分所統爲
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
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旣富饒卽厚歛廣貢
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
尚書謚曰敬廻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
轉運使時新更宋史亂廻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

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右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
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
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瑄
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閩州刺
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
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
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
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

康卒連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古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

吏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竝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

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
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
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
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
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顛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
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
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
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鵲巢覆

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
直就曲斲方為刑倫四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
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
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
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
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
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
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

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
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
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
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
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
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
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
巧江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
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
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非見當是時有上書益

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
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
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
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
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
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
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
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
大夫復脩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
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

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社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克冗負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大行趨競彌廣

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僕甚意猶願

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苑叙事簡核號良
史晚節稍踈悟時人病其大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
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
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續
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諺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
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
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會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景
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

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
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倪考功員
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
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
元初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
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
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
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遷起
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

堅構意歲餘歎曰頃銳竟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
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
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誤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
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
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
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
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
十年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
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

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
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
理述蒼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
過宥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常氏之顯者孝友詞學
則承慶嗣立遂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
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迥迥學業亦亞述與迥對
爲學士與迥竝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
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
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

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虜王巨引致墓府
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又性銳敏
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又
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群籍有史才司
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殺舛白宰相請
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又料
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克太常禮
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
兄廷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
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

以為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王者繆鑿典禮違人
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毋之請又意殊堅帝
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
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
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
少待年不為媿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
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
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
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
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緣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

有釋縗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
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
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顏勃
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
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
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
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又又
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
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旣薨議祧廟有
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又又曰中宗卽

位春秋已壯而毋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更
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
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
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
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未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
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
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貴之刪正
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
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
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

期可乎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垪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垪以嘗監修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乘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

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自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歎兵云又論謨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

兼史職開成未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
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
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
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
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
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
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
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脩撰轉駕
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

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永旨十年改兵部侍
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
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
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
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
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脩國史咸通
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
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

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
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
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湏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
儒唯仲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
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
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
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
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
史館脩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

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
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
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諸
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
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古散騎常侍致仕卒年
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
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
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

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
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謀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
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攜永泰後事
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
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
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
馬終彬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竝居集賢院歷右
補闕史館脩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
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呈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

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替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旣親郊重
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
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脩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
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
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劾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
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
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
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
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
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

唐書傳五十一
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奉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䟽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

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免奏聞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疆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君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

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
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
廟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
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
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
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
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
表年何所拘閔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
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

某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
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
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
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
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
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
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老權
公錢收子贍用度旣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
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

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
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
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
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
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
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
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
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
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宮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
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叅軍

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
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
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
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文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
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
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
校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脩撰遷司
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
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

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印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

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相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孳

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
之人隨世哀撥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
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
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學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
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
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
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釁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
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

可信已

列傳第五十七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勅 撰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兼
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
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道左突
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
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
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成功有詔募士給
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常湊上言漢徒豪族以實關中
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宐更募驍

勇以空京匱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旦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春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特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齋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領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

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

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
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
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
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
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
甲名馬犛牛甚衆既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
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
反率王峻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
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
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

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子英傑英又
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
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
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
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
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
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
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僞勞之且具饗旣而
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

唐書卷五十八
三
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
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
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戶部
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于陝東都
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固紇遂大掠都城
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
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為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
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劔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
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
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愛其地勝選輒壞

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
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夫嘗問民間事為政苛
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
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乂拒戰衆皆反內攻乃
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別奏累功至
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
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
君奐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
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聽不事君

四
奚凱旋玄宗宴君奚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
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
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斬君奚曰將軍常自
以忠勇今不一進戰奈何君奚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
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爲酋長君奚微時數往
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奚怒數
督過之既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奚間驛奏四部有
叛謀帝使中人即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
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
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

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問道走突厥君奚率
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狙兵發奪君奚節殺左
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奚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
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荆
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
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
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
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
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
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

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
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
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
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
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
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
庭守珪從僊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
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
之引與共櫛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願

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
震懼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
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夷之餘詎可矢石相確
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
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
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壻不可藝
常緒雪水溉田是時渠塌為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
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
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
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

唐書卷五十一
六
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
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
九廟契丹曾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
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
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
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
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
三年入見天子會籍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
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
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裨

將趙堪白真陀羅等疆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涅水邀叛
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
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
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
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
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籍所統兵以州降
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
封鄧國公旣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
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劔南東川節度時崔吁殺郭英

又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
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
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畧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
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
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
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
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
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子煦積悶亦至夏州節度
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叛官嚴
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

河東王鐔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
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
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
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
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
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
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
浚斬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
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荒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

人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駿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逢蠶起帝器之曰後曰爾爲良將試守代州

別駕大猾閉門自歛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闕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米穀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多授左威衛即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

新城晨豎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蹂軍虜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比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

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何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克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置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

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
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
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
忌其功日鉤撻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
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
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
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不如不捷歸罪大夫大
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

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
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
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
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
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
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
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
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
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
爲名將初在朔方至玄市輒高價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

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
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
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
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
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
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沱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
奘召爲判官君奘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
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

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
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
畱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
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
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
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
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皮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
可輒曰如令式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
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習

蓋惠言也。有為誓言者，誓以為實，喜甚久之，封幽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勅 撰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敬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資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中書門下。世品。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辨，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刻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立請校天下籍，取匿戶。

美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僞勳
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
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
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
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美
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更下希望融言不能
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
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
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
百姓困弊得不酬失塲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

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
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
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
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吊務一切罷省使趨
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以遂厥功復業已定
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
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言中傷之張九齡謂
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心說曰狗鼠何能爲
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
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常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

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
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
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
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
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
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
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
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與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
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以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

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
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
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
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
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
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
融惡朕旣罪之矣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卽
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
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
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

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
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
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
與兄弟侍毋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
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
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
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顛政殺嶺南流久以中使傳口勅
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
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

妃中表簣盛故仕最蚤繇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
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
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
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汜
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灞漚而東注永
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漚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
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
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
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
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瑋瑁象齒珠琲

况香豫章力士甕飲器茗鑄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
蚌膽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
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有揚
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
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
唱習至是衣缺勝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艦前倡人數百皆
巾幘鮮治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
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
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
賞有差蠲後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

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
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
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
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
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
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
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
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
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州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
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

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鄴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
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
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
內供奉鄭欽說監察御史豆盧反楊惠嗣薛王瑁皆免官
被竄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
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
滿郡縣剝斂償輸賁及隣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
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
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美

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
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
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
令有治稱隆禮罷大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
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
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
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
議輸物有傷貞州縣償所直轉輕齋入京師自是天下
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
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

授諛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
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
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
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
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
畜之錢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
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
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
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
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

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
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
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
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
乃去又白馱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鉷方睦
陰相語始慎矜奪鉷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識書鉷銜
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
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毋相往來鉷知帝惡甚
後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慎矜怒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
慎矜本隋後蓄識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

清宮聞之震恐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良大理卿
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
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
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國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
器索讖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詎曰逆賊所實固密今
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
又誘敬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
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京奏大馬副
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
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

餘慎名聞元死皆哭旣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
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也
兄弟併命姊老孤茆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
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定賓客標致不凡著稱於
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
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琚
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
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而和羅長春
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黠陟使林甫

方輿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鉞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鷲擊狼噬鉞所推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韃被蠲貸鉞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田爲租庸脚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開墾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淳上言見太白老人言玉版秘記事帝詔鉞按

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太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

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隼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鉞宦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鉞與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泄託他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鉞鉞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鐸與邢絳善絳鴻臚少卿壽子也以功名相期鉞因鐸亦交絳十一載四月絳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

鉞付告牒鉞意鐸與絳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絳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旣至絳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絳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絳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鉞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鉞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

叱鐸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為臣不忠為弟不誼大
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鐸
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死銜錫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
其尸歸歛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
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
如此銜兄錫見諸弟貴戚不肯仕銜彊之為太子僕至是
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銜附楊慎矜以貴而佐
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銜亦族矣廬鉉者本以御
史事韋堅為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瓚
及按慎矜則誣瓚死至銜得罪方為閑廡判官妄曰大夫

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眾疾其友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
瓚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
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
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
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
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
費愈不貲計於是帝堅楊慎矜王銜楊國忠各以裒刻進
剥下益上歲進羨繙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
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

唐列傳五十九
十一
亾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
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
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歛怨基亾則向所
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其當方毒天下復
思融云

宇文弇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唐書一百三十五

宋 祁 奉

勅 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為安西
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
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
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
倕攻新城便翰經畧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
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
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
立殺之麾下為股扞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

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
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
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
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礮
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蹙闕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
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
大呼皆梳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
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
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
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

翰但齎糶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
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鴈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
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
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
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
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
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
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
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
特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

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滌腸爲熱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苑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自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拜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母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關意明年

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旣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遣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若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滙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毀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列兩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度

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

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

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燦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呌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壑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墜迂少選漸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旣敗翰引數百騎絕

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未填在河南魯炁在南陽臣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肯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收乃殺之

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堪者痛笞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糲糲飲酒彈箏琵琶爲樂而士米糲不厭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帥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鑄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雖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大尉謚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

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
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
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
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晁爲僞刺史召拜曜東都汝州行
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
召見問曰卿治兵執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
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
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
于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擢復爾
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是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

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
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賴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
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
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
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
勉出兵相倚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
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
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
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
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

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拔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
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
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
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
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峒茂才高第有節槩嶸
嶷屺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
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
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

使田仁琬善言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譽乃善遇之
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
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
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
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潑換城入
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蒲川行凡百
日特勒蒲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
崇玳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
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
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

川命士人齎三日糈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頽不害羈不
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
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
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
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
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六四十里仙芝恐去陣險
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
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
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
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不迎明日至
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
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會領皆吐蕃腹
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
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
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
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
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
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
遣判官土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登怒不迎勞既見
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

也又曰馬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譽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尔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譽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譽還靈譽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譽益慙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譽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尔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

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為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大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彊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

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
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
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
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
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
芝棄陝地數百里股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邊蔭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
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邊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
然以我爲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
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
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
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
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
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啓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爲都
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構鮮明常清慨然
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
仙芝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
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
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僉中

唐傳六十一
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譽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卽用之軍還靈譽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譽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常清才而果曾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

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驪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廩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

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筆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駟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滎陽入兗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

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停驛又不月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之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王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汗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

之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 亦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
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 以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
奪爵士欲入關見天子 以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
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 逼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
爲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 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
以降賊嗚呼天非熟其惡 以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
二將奚誅焉

唐書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唐書一百三十六

宋 禮 奉 勅 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
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
走之初行謂人口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
督謚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
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
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
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
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

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遷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露荷敵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

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共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棗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

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搃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

萬攻光弼特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櫺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

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
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
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
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
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
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
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
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
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
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

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
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
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
以辛京果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
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
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
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
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
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
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

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崕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竝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纜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

李抱玉曰

爲我守南城二日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

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蹙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名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

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禪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富自刎以謝天子及是

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后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未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夕還軍高牙軍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

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
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
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舟水灌
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
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
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
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
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邛光弼使傳山陣
懷恩曰我用騎今迫於地請謹諸原光弼曰有險可

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
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
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
保聞喜抱五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
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
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
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邛山之捷進畧甲光等十
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
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

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
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
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
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
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
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
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
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
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
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

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
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
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
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
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
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
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爲光弼
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
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

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苻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僮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犇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分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

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果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橦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

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
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
戰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
弼遣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
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折我鬪死有名
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
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
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
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闘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瑱玉功

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
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
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
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
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陷馳
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
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
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
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
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

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回顧乃引兵登安
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
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
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
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
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名問
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
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
恩賀曰事克矣其覽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
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

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曰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
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
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
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
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
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
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
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
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

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

陽郡王爲兩都遊弈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樂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於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邠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

十口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
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
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
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
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遣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
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
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
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
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

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谷
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
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
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
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始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
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
潘獍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
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
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

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烟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玘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比非畏我乃誣我也公宜畜銳以折其謀含章

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玘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玘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卜更始慶緒偷肆畧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

東都故肅宗使白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投纍
殺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
為石嶺軍使王思禮為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
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
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
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
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三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
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
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

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
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
 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
 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
 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
 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度使率本軍
 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
 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陁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
 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

唐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築城南攻趙郡禽城四千縱之
斬僞守郭獻珍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
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
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
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
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
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
陳回光等擊賊於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
博陵於是河北四郡徃徃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
哥舒翰敗天子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
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
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那
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
追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
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
保蒲津會未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
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波闔
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

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
旰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
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潯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
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
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
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
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
勁騎薄戰官軍躡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
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
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

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
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
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徃皆不及賊營輒
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
射賊賊驚口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
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
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其
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
詔還東都經畧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

遂朝京師詔百官迎于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
令帝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
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
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
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
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
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
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
相食慶緒求救于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
叔冀魯吳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吳中流矢子儀督

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
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
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
以及于敗有詔畱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
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常召子儀還
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
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
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畱京師議
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
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

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戍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

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紀奉天武功遠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爲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

王獻忠以穀騎叛心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
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
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關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
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
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
田以勁騎先官軍爲遊奕直度漣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
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
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
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
子儀斬以狗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

率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和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
乃訖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
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皆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疆土固貴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
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
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光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
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
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職
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臣豎掩迷庶政荒奪遂
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

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
焚埃略盡百曹榛荒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
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
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
足防適爲闔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剝蹂國用不足
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
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險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
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闡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
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
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

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
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
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
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
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
萬人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
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
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

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
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
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
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宮故
累聖曠不置負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
老臣隳大典且用兵已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
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
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
帘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

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
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
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
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
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
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
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
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
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

唐書列傳卷三十一
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

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土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

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空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羗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

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

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
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文以表元功子儀事上
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
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
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
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
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
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

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
皆遏絕子儀封弊道其境莫敢留人持兵衛送麾下宿將
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其部曲然幕府六十餘
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
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
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
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
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
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眙晤驥
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沉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署破虜有功爲開陽
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中尉累進太子詹事
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子弟少長無間言諸弟或
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
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人地簿上四朝所賜名馬
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
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
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

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璠力保護德宗稍問之
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之王家嘗誓山河塚金
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受
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
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駿
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
鋒晤子鐔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甚力出奇兵破賊累進
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从晞選
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

唐文苑卷六十二
十一
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汾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啗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遣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恩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闈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繆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暖字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
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
未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
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
罪進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
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暖女爲廣
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
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鑄釗鏐銛鑄襲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部累官至左
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

卿憲宗寢疾官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
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卽
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
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劔南
東川大和中西蠻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穎不能禦詔釗
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釗貽
書譙蠻首箠巔以侵叛意箠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圍
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
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
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

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埧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

詹事克閑廢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縱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廢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

唐書及傳卷之三十一
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
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
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
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
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
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
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
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敘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

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旆而能輔
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
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墜以至誠猜
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
弼等畏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
齊桓晉文比之爲禰唐史臣裴垪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
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垪誠
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